



林业文艺丛书

在林海深处

中国林业出版社

林业文艺丛书

在林海深处

(通讯·特写)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60年·北京

林业文艺叢書
在 林 海 深 处
(通訊·特寫)

*

中國林業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安定門外和平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7号

東單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787×1092 1/32·3/4 印張·16,000字

1960年4月第一版

1960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0冊 定價: (7) 0.09元

統一書号: 10046·730

目 錄

1. 在林海深處……………王偉臣 (1)
2. 油香滿永翠……………嚴 辰 (10)
3. 在茫茫的林海里……………陸拂爲 (17)

在林海深处

——大兴安岭散记

王 伟 臣

八月，南方正是炎夏三伏天，草原的早晨却已是凉意丝丝。我们离开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市，乘海拉尔至根河直通列车去大兴安岭时，出差的人都背了大行李卷，带了毛衣，絨褲和棉衣。

牙克石的雄心

車行二小時到了兴安岭的咽喉——牙克石。牙克石，这一个在1953年曾被称为“十三条水、泥馬路，五层通天大楼”的小小城镇，几年来的发展真是惊人。当列车徐徐在环城铁路上行駛时，大家拥向車窗了望，一排排白色的住宅刚刚閃过，众多的大楼与厂房又接踵而來，那些泥糊的、木搭的小房已为无数新式建筑所代替。寬闊平坦的馬路已經修筑起来，南北貫通，东西一綫，下雨时不再遍地是“水”皆“泥”、插脚难行了。中央大街，集中了各式商店、食堂、旅店、影剧院，成为十分繁华的街道。那幢旧面粉厂的五层大楼，过去因为屋頂破坏，站在楼底下可以直望蓝天白云，称为“通天大楼”，现在是大兴安岭林产指挥中心的兴安岭林业管理局的办公楼。圍繞在管

理局周圍的有俱樂部、設計公司、子弟中、小學、大興安嶺日報館，和一個設備完全、規模很大的林業醫院。迅速發展的市區早已突破環城鐵路的圍限，新的廠房不斷出現在鐵路兩旁，這裡有鐵路材料總廠、工程機械製造修配廠、造紙廠、綜合林產化工廠、全國著名的牙克石乳粉廠以及興建中的規模巨大的橡膠廠。牙克石呈現着一個新興工業城市的旺盛面貌，當前它雖然只有八萬人口，但是從鐵路北面不斷擴建的廠房和住宅看來，它的雄心是向更宏大、更興盛的林業城市發展。

從庫都爾到林海

從牙克石往北至庫都爾的一百四十四公里鐵路是解放前修築的，經過日偽掠奪，鐵道兩旁樑木不存，一片光禿。庫都爾，這是我們修築的大興安嶺鐵路的起點。1952年5、6月間，一支鐵路施工隊伍來到這裡，在庫都爾靜靜的小河旁支起了第一個帳篷。而今，庫都爾房屋櫛比，大街上人來馬往，很是熱鬧。平靜的河水不再平靜了，你看那河畔洗衣、洗菜的婦女，拍水嬉戲的兒童，生動的告訴人們七年來這裡的巨變。車站旁仍有很多鐵路員工在施工，但他們不是在新建鐵路而是在改建牙林鐵路，這條綫段通車不過四、五年，但它已經不能擔負日益增加的貨運量，需要擴建站場，改造綫路。同樣是施工，面貌大不同，從前肩挑人抬，擁擠而緩慢，而今小車滑道，輕鬆迅速，工率高，進度快。

離開庫都爾，綫路漸漸升高，火車盤旋曲折爬上高嶺，兩旁樹木漸漸多起來，密起來，到後來只見一片蔥綠，猶如屏風壁立，序幕重重。到“嶺頂”站已進入興安

岭的深山密林中，在这高峯上俯視，群山起伏，气势磅礴。我出入兴安岭已不下十余次了，但每次经过这里，总要看一看这兴安岭的雄姿。这里的山不是突兀崢嶸，而是浑圆丰厚，一山接着一山，一峯連着一峯，連綿伸展到天際。山岭上无论阳坡、阴坡、陡坡、緩坡，都长着密密的落叶松。近山浓綠，远山蒼藍，霧气弥漫，与白云相接，真如海洋一样地汹涌壯闊。但是，乍一看来，兴安岭彷彿是沉寂的，听不見海浪那样的奔騰咆哮声，也不見大鳥盘旋，更不聞小鳥啁啾，兴安岭显示着自然的雄偉严峻。

但是当列車隆隆駛下山坡，停在“岭北”站時，人們在岭頂所感受到的宁靜的气氛就完全被另一种气氛所代替了。这里是一个木材裝車場，八个人一組把一根根大樹木从林場上抬下來，裝上車皮。齐整响亮的号子声此起彼落地在深林中迴蕩。大兴安岭已經被劳动的歌声喚醒了。

林海腹地

現在已經到了兴安岭腹地的大城鎮——图里河。对于一个亲眼看着成长起來的城市，人民总有一种激动喜悅的心情。1953年5月当我第一次來到这里的時候，图里河还只是一个地名，只有几座小木屋和一条泥道。我們是乘着大汽車从森林中橫冲直撞穿過來的。第二天下了漫天大雪，滴水成冰，我們在用几块破草蓆遮蔽起來的厨房里吃飯，又是烟又是风，冷的直打抖。离开图里河時，泥漿封道，汽車不通，只有背起行李在泥沼和深雪中、一脚深一脚浅地步行跋涉。

第一条馬路出現了，第一座森工局的磚房出現了，第一座國內仅有的二层樓高的木結構機車庫建成了，接着各

式房屋象雨后春笋般耸立起来；商店、旅店、饭店、茶馆、照相、修表、补鞋的什么都有了。电影、戏剧的海报贴满街头，广场上矗起了马戏团的高旗杆，喇叭响，鑼鼓敲，图里河热闹起来，繁荣起来，成为兴安岭第一个大城镇。

而今图里河铁路线两边的商业区、机关区、铁路区、图里河大河两边的医院区、住宅区都连成一片。每天从海拉尔至根河与齐齐哈尔至甘河的列车都带来了大量旅客。

象图里河这样的城镇，在兴安岭已经不是仅有的了。离图里河二十四公里的伊图里河便是一个有很大发展前途的城镇；这里有厂房高大的林业机械修配厂，有向全国供应烤胶等化工产品的伊图里河化工厂。

铁路在伊图里河分岔，一支东行至甘河，一支继续北行至根河。伊图里河站继续在大兴土木，不久，这里就是一个和图里河一样的“区段站”。一个庞大的内燃机车厂即将落成，现在还只在京怀线（北京至怀柔）与沪宁线试行的漂亮清洁的内燃机车，不久就会满拉木材跑遍兴安岭大小山谷。

潮中記事

晚八点到列车终点站根河。从根河至潮中二十公里最近才铺完轨，只行驶临时客车。列车服务员显然都是职工家属，他们带着浓重的上海口音和各地方语音把我们引上用货车改装的小车厢里。车厢正中有一个火爐，上面点了一枝蜡烛，发着淡淡的黄色的火光。这种与正式客车上截然不同的景色改换了大家的话题。记得1953年以前，从牙克石往沟里行驶的车虽然与这种临时客车不同，却也别有

風味：天快黑的時候，乘車的人就得自己背上行李，从列車的始發站“牙克石北站”去上車。車廂里分上下兩部，都是硬板，上面睡人，下面坐人。也不用買睡鋪票，誰去得早爬到上面，把自己鋪蓋打開，就可以睡一宵，誰去得晚了就在下面坐。車廂里沒有暖氣，也沒有爐子，乘車的人都穿臃腫的羊皮大衣和毡靴。車廂里沒有電燈，天棚下挂一盞風燈，列車快開動時，才有女列車員用蠟燭把它点上。列車停停走走，走走停停，一百四十四公里路程走了一個晚上，天亮才到庫都爾。

根河鎮上的電燈在車窗外閃閃晃晃，在黑暗沉寂的興安嶺夜晚顯得特別明亮。不久，潮中到了。

潮中是負責修建根金（根河至金林）、金滿（金林至滿歸河）與潮莫（潮中至莫爾道嘎）三段鐵路的海拉爾鐵路工程局第三工程處所在地。我們下車時雖已深晚，在燈火明亮的食堂里仍吃到熱氣騰騰的面條。溝里供應很豐富，各種新鮮的蔬菜如青椒、茄子、北瓜、西紅柿和自制的豆腐、油果子等樣樣都有。

在潮中幾天，我們都在大森林中生活。早晨起來，在林中公路上跑步，呼吸無比清新的空氣。密林中的早晨，薄霧迷漫，太陽光透過樹杆照進來成為一道道白光，林地上開滿了白、黃、紫色的小花和長着褐色的蘑菇。小松鼠起身得最早，它們溜溜小眼睛，從樹杆上跳下來，揮揮大尾巴從公路上穿來穿去，有時兩只小松鼠相互追逐，在樹與樹之間兜兜圈子捉迷藏。太陽愈升愈高，林中愈來愈綠，愈明亮，綠得這樣清澈、透明，真象置身在海洋深处一樣。

興安嶺的盛夏在午間常有一兩陣雷雨，而到傍晚時

分，从小河上最先升起的乳白色浓雾慢慢地就弥漫整个山谷，从中午一度升起的热气又给冲散了，可以穿毛衣了。

兴安岭真是一个多么理想的避暑与疗养胜地呀！

当然，兴安岭最可爱与最珍贵的还是那些密密麻麻无边无际的大松林。大兴安岭的落叶松，长得这么粗壮与挺直，仰起头来看看吧！那高高的树杆一直在撩动着白云，摇撼着蓝天。兴安岭的落叶松特别适宜作枕木、电柱、柁木和车辆用材，了不起的是这宝材在兴安岭上不是以一片一片来计算，也不是一个山头一个山头、一条山岭一条山岭地来计算，而是无边无际的林海，只要你进了兴安岭，你仿佛就走不出那个海。

现在兴安岭上已经有 200 多个林场，1958 年生产了三百二十万立方米原木，而 1959 年 1—8 月就已生产了三百三十五万立方米。

林海雪原铁道战

森林工业的迅速发展要求铁路迅速修建。现在兴安岭的铁路已经为中、东、西三线：中线自牙克石经库都尔至根河，将继续修往金林与满归河，东线自伊图里河出岔，已通车至甘河将继续修往阿里河与黑龙江省嫩江往北修建的嫩林线相会。在伊嫩线（伊图里河至嫩江）的加格奇得还要分支北往，跨呼玛河直至黑龙江边的鸥浦。西线自潮中出岔，将修往莫尔道嘎、乌启罗夫直至额尔古纳河边的乌玛。从乌玛还将南经海拉尔市与白阿线（白城至阿尔山）的伊尔施接轨。不久的将来，当大兴安岭铁路网建成时，在祖国东北大河流黑龙江与额尔古纳河间就可直通火车，而且随着黑龙江流域的开发，将来在黑龙江上筑起河

坝，铁路就可跨过河坝与苏联通车，那时候，兴安岭中所蕴藏的矿产也开发出来了……未来的美景真是难以一笔描述。

在兴安岭修筑铁路是困难的，这里是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施工队伍所需要的一切，从材料、机具到衣食食品都需外地供应。当绵长百余里的临时公路遇到雨雪阻隔、交通中断的时候，就会给施工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然而最困难的还是气候，这里冬季特别长，而且来的早，十月飘雪，十一月冻地，冬季气候经常在零下40—50度，半年以上都是冰天雪地，即使盛夏，地表以下也是永久冻层。往常半年施工半年闲，十一月以后，劳力就纷纷外调，来年四月再招募进沟。1958年大跃进，人们敢想敢作，打破惯例，进行了冬季施工。这真是一场不平凡的人与自然的斗争呀！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早晚都是浓厚的冷雾，三尺以外不辨人影。管理人员大部时间都是坐在雪地里锯树、拉拌子、烧罐子。露天劳动不管穿多么厚重的皮大衣，依然寒气透全身，鬚眉皆白霜。一、二小时后必须烤火。毡靴在雪地上走几步，就结上厚厚的冰块，敲也敲不下去，土壤冻的比石头还硬，一镐下去，只有一个白印。在这严重困难面前，怎么办？干下去还是回家去？工人说“不怕天寒地冻，不修好路基不回家去”，“千难万难，难不住工人英雄汉”，工人们采用火攻的办法，在林海雪原燃起熊熊大火，融一层挖一层，就这样坚持过来。牙林线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冬季施工的记录。

牙林线的施工困难不只是在冬季，即使在较好的施工季节里永久冻层“塌头”地带等复杂的条件也不是好对付的。如1959年施工中的金满段与潮莫段情况就很复杂：金

潮段是河沟地带，到处是泥沼与塌头，塌头一个个的象泥堆，在上面站也站不稳，一失足掉下去，就是泥水沟。在塌头上修路，就得水中作业，砍下别个地段的塌头，倒填在修筑地段塌头的空隙里，成为一个平面，才能往上填土。潮莫段是山谷地带，铁路要跨过山谷就有很多高山要劈，深沟要填，在三百至四百七十尺标高的十七公里間深挖高填十米左右的就有十余处，其中最高的填方达二十七米，最深的路堑要挖十五米，而且常常高填深挖連在一起，土石方特別集中。在这样地段施工就不只是双层作业、三层作业，而必須采用几路人馬大会师的方法。

我們來到二工区境內一个深挖高填地段，这里要把两边山头砍下填滿中間的深谷。只見沿着左右两个山头，自下而上横一道、豎一道的开辟了五、六层运土路，胶皮車源源不断的向中間运土，最上两层有翻板車在小軌道上行駛，在最高的山頂上还有从后面劈开山头穿過來的一股土斗車，嘩嘩的向下倒石子。在深谷底下，一个八十余米长的管涵，一半已在上填土打夯，一半还在刷瀝青，頂端在砌端牆。总計两个山头，前、后、左、右、上、下共有十八个施工綫，真是十八路人馬会师，声势浩大，气势磅礴。

我們到这个工地不久，就傳來党的八屆八中全会決議，一个新的生产高潮立刻掀起，工地热火朝天，施工效率日日上升，9月份的比8月份提高了50%。整个牙林綫捷报頻传，吉普車帶着工程局与工程处的优胜紅旗在各工地間奔馳，紅旗到处飞揚。

施工进度如万馬奔騰，二个月后，当我们回到潮中，工程列車拖着鋼軌、枕木，已開始向潮中以北鋪軌。工程

处党委提出的提前完成全年施工任务的号召已经成为事实。大量木材将沿着新铺设的铁路源源南下。

(原载“旅行家”)

油 香 滿 永 翠

嚴 辰

森林小火車沿着永翠河在行進。火車拉着一長列粗大的紅松，唱着莊嚴的歌，穿過峽谷，穿過森林，直向帶岭方面奔馳而去。

你，鄭玉斌，寒月林場的技術員，你的身體由於在舊社會受了過多的折磨而顯得瘦弱，你的精力却始終那麼充沛，那麼旺盛。坐在小小的守車里，望着窗外，你在沉思些什麼？

太陽還沒有升起，山頭被雲霧纏繞，好象披了一層薄薄的輕紗。遠處的人工豐產林，一行行紅松的幼樹，整齊地挺立在那里，是在向你招手吧？整個綠色世界，對你永遠是如此親切。連綿不斷的山嶺，那一處不曾踩過你的足跡？那一處不曾留下你斧鋸的印痕？你清楚每一個嶺頭的高低，每一條山溝的深淺。你知道什麼地方有多少樹種，有多少木材的積蓄量……你熟悉森林，就象熟悉自己的手指頭一樣。

③

你在这山沟里出进的次数，多得連你自己也記不清了。可是，當你看到路邊那些光禿禿的“站杆”，那日本統治時代，強盜式采伐所剩下的高高的“伐根”火燒迹地

上焦枯的断木，哪一次不引起你心底的波动？

别以为这些都是无用的废物，在你看来，它们仍然是非常珍贵的财宝，你知道，在这些枯木和残根里，含蕴着大量的明子，即使是腐朽了一两百年的松树，明子还一样不会损坏。经过提炼，这些明子就可以变成松节油和汽油——珍贵的松节油和汽油。

看着有用之材废弃在这里，郑玉斌，你的心里怎能不为之深深的惋惜！

發揮森林的潛力

森林小火車沿着永翠河在行进。火車拉着一长列粗大的紅松，唱着豪放的歌，穿过峡谷，穿过森林，直向带岭方面奔馳而去。

你，郑玉斌，坐在小小的守車里，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怎么如此坐立不安？

今天，当你看到道边那些枯立木，那些高高的伐根的時候，你的心情完全变了，你不再惋惜。你知道，要不了多久，你和同志們就要來利用它們了。

是你，受了領導的委託和信任，在不依靠國家投資的原則下，要來籌辦松根油廠。綜合利用，多種經營，充分挖掘和發揮森林的潛力。

可是，這個開創的工作，對你說來，是不是能够胜任呢？

郑玉斌，你还不到四十岁，可在森林里已經整整生活了三十个年头了。母亲死得早，从小跟着父亲在林子裡流浪，从长白山到大小兴安岭，那里不曾流过你的汗水？从使弯把子鋸到拉板子，从砍道木到修冰道，从流送到中河……木材生产上的活儿，那一件你不曾干过呵！

可是，办松根油厂，这属于林产化学。你呢，既没有上过学，也没有学过化学，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你从小没有上过学，就靠你那颗迫切求知的心，你买了几本小唱本，请识字的人教唱，回头来你再边唱边记，这样刻苦自学，现在才有了一定的文化。

你从来没有学过化学。就靠你那颗迫切求知的心，你做过各种试验。看到酒厂用野果酿酒，你也采了不少都柿来自己酿制；看到印染店在背心上印字，你也在自己的衣服上印得一块黄一块绿的。你腰带上挂着的小皮盒里，装着一枚乳黄色的假象牙圆章，那是你用那种开紫花的马铃薯和着什么药品做的。

在日本占领时期，你在带岭松根油厂当过杂工，成天劈明子，看火头。为了想弄清那些器材的结构，对料的方法，在对技术非常保密的日本鬼子手下，你曾挨过多少挨呵。回到家里，你就用一大堆瓶子、罐子，倒腾来倒腾去做着试验，忘记了夜深，忘记了天明。

就是这点文化，再加上下级干部的帮助，使你能够勉强读懂“木材热解”和“乾馏学”的大意了。就是这点经验，再加上书本的参考，使你一面回忆着过去看到过去工艺过程，能够来起草计划，画起图纸了。你熬了一个通宵又一个通宵，画了一张图纸又画一张图纸，眼睛熬得红红的，废纸堆了一大筐，终于把计划搞成了。

但是，那许多器材：乾馏锅、管子、水箱……怎么解决呢？郑玉斌，你怎能不为这些而万分焦灼！

創業的艰辛

森林火車沿着永翠河在行进。火車拉着許多破銅爛

鉄，唱着輕松的歌，穿过峡谷，穿过森林，由带岭向寒月林场的山沟里奔馳而去。

你，郑玉斌，坐在小小的守车里，竟然忘了坐在身边去支援你建厂的几位工人，又在沉思什么了？

是回想这些天辛勤的搜索？那无数次的失望和喜悦嗎？是設想创业的艰辛呢？

不錯，这些天来，带岭一带工厂和机关的废物堆，那些风吹雨淋斑剥损坏的破銅烂鉄，变成了你的宝山。你睁大着眼睛，象偵察兵一样，搜索了多少个白天，多少个夜晚呵。那怕一截废鉄絲，一根螺絲釘，都会引起你一陣欢喜。

从森林鉄路工厂找到两个鉄鍋，一个被翻了过来，鍋底上打了个口子，在当做火爐使用。从发电厂里找到了二十多根杂七杂八的管子，本來是排烟用的，如今塞滿了泥土。而这些，对于你，都是上好的材料。

虽然在有的单位，你碰到过釘子，遭到过留难，那有什么，难道这能使你灰心？为了去鉄路沿綫，寻找办厂迫切需用的东西，你誤了火車，曾几十里地步行而去，错过了开飯的时间，就餓着肚子办事。风雨、泥濘、飢餓、疲劳，那有什么，难道这能使你退縮？

不是嗎？现在，你倒象胜利归来的將軍了，看着車上沿途的廢旧的器材，郑玉斌，你的心怎能不因为充滿喜悦而剧烈跳蕩！

到你的地点了，火車停下，請几位工人帮忙，把那些宝贝的器材搬下去吧。

可是，厂房在那里？

那边，三間空着土破房，这就是厂房了。

破房要修葺，器材要安装。那几位工人你是熟悉的：